

两·地·书·丛

LIANG DI  
SHU  
CONG



# 徐志摩与 陆小曼

XU ZHI MO  
YU  
LU XIAO MAN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# 徐志摩与陆小曼

I X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·石家庄

新登字 003 号

两地书丛

**徐志摩与陆小曼**

本社 选编

---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）  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850×1168 毫米 1/32 9.375 印张 231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

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5,000 定价：7.00 元

ISBN 7-80505-807-5/I · 731



徐志摩先生结婚后蜜月中所摄

八月九日起十九

幸福遠不是不可能的，這是我最近的發現。  
今天早上的時刻，過得甜極了。我只要傷，有傷  
我就忘却一切，我什麼都不想，什麼都不要了，因爲  
你什麼都有了。

正像在一起沒有你三人時，你最窮，一生苦悽也妙，毛  
道也好，上街買東西也好，顧向你何處說沒有去過，但  
那古今元那樣的神氣，竟說是十年，這丟的世界上最了  
完就好上口了。

翁，你真玲瓏，你真活潑，你真像你一樣小龍。

爱眉小扎原稿之第一页

# 目 录

---

- 一、爱眉小札（1925年3月3日—1931年10  
月29日） ..... 徐志摩（1）
- 二、爱眉日记（1925年8月9日—31日北京；  
1925年9月5日—17日上海） ..... 徐志摩（165）
- 三、爱摩日记（1925年3月11日—7月17日） ... 陆小曼（225）
- 四、眉轩琐记（1926年8月—1927年4月，北  
京—上海—杭州） ..... 徐志摩（273）

## 附录

---

- 说不尽的徐志摩与陆小曼 ..... 邓小红（287）

愛眉小札



1925年3月3日—1931年10月29日<sup>①</sup>

《Opague》本源分部曾述早稻品种，后来整理育种者更不人知。果禁酒令部分，即附同印那事一节，似乎受胡里甘影响，甚深浅快捷，当时亦未见。恩慈及慈祥自相矛盾，向本意想白即道人一个，皆是虚妄。1天一瓣，由生日而死，神祖真该不真先麻，始许归原底。怪哉！未尝也未有人道一，白矮山百姓不特此，明太始出白日白星天青。油山林去，今井田强盛，致老柏孙子硕长，此乃何物？但其时更宜强种，柏木本具全木而香加，而遇水则枯，但其时已前固种开，人天一脉和，血脉育不天一里，前从湖水，连通以至其地，一脉未断，故得其生。案内培，即田董另种的柏木全被伐去，立派尚剩一株，一出博狗里头村，村长全归去；更置之于湖旁，因湖水里繁思并入所并全崩岸毁，故而患疾愈甚。斯竹始小，或遇寒人而折光景，是即童叟，白叟皆持之以待，故只1925年3月3日口益，尚存，言宣口胡，人共其此，如井。地望湖旁，故名湖旁村，故丁未大典事贴，苗族小曼：

1

这实在是太惨了，怎叫我爱你的不难受？假如你这番深沉的冤屈，有人写成了小说故事，一定可使千百个同情的读者流泪。何况今天我处在这最尴尬最难堪的地位，怎禁得不咬牙切齿的恨，肝肠迸裂的痛心呢？真的太惨了。我的乖！你前生作的是什么孽，今生要你来受这样惨酷的报应。无论折断一枝花，尚且是残忍的行为，何况这生生的糟踏一个最美最纯洁最可爱的灵魂？真是太难了。你的四围全是细精铁壁，你便有翅膀也难飞。咳，眼看着一只洁白美丽的稚羊，让那满面横肉的屠夫擎着利刀向着它刀刀见血的蹂躏谋杀，——旁边站着不少的看客。那羊主人也许在内，不但不动怜惜反而称赞屠夫的手段，好像他们都挂着馋涎想分尝美味的羊羔哪。咳！这简直的不能想。实有的与想象的悲惨的故事我也闻见过不少。但我爱，你现在所身受的却是谁都不曾想到过，

更有谁有胆量来写？我劝你早些看哈代那本《Jude the Obscure》<sup>②</sup>吧。那书里的女子 Sue，你一定很可同情她。哈代写的结果叫人不忍卒读。但你得明白作者的意思。将来有机会，我对你细讲。咳！我真不知道你申冤的日子在哪一天！实在是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你，不明白也算了，一班人还来绝对的冤你。阿呸！狗屁的礼教，狗屁的家庭，狗屁的社会，去你们的。青天里白白的出太阳；这群两脚，血管的水全是冰凉的。我现在可以放怀的对你说：我腔子里一天还有热血，你就一天有我的同情与帮助。我大胆的承受你的爱，珍重你的爱，永保你的爱。我如其凭爱的恩惠，还能从有性灵里放射出一丝一缕的光亮，这光亮全是你。你尽量用吧！假如你能在我的人格思想里发现有些须的资养与温暖；这也全是你，你尽量使吧！最初我听见人家诬蔑你的时候，我就热烈的对他们宣言，我说：你们听着，先前我不认识她，我没有权利替她说话；现在我认识了她，我绝对的替她辩护。我敢说如其女人的心曾经有过纯洁的，她的就是一个。Her heart is as Pure and unsoiled as any women's heart can be； and her soul as noble。<sup>③</sup>

现在更进一层了，你听着这分别。先前我自己仿佛站得高些，我的眼是往下望的。那时我怜你惜你疼你的感情是斜看下来到你身上来的；渐渐的我觉得我看法不对，我不应得站得比你高些，我只能平看着你。我站在你的正对面，我的泪上的光芒与你的泪上的光芒针对着，交换着。你的灵性渐渐的化入了我的，我也与你一样的觉悟了，一个新来的影响在我的人格中四布的贯彻。——现在我连平视都不敢了。我从你的苦恼与悲惨的情感里憬悟了你的高洁的灵魂的真际。这是上帝神光的反映，我自己不由的低降了下去。现在我只能仰着头献给你我有限的真情与真爱，声明我的惊讶与赞美。不错！勇敢，胆量，怕什么？前途当然是有光明的，没有也得叫它有一个。灵魂有时可以到发黑暗的地狱里去游

行，但一点神灵的光亮却永远在灵魂本身的中心点着。——况且你不是确信你已经找着了你的真归宿、真想望，实现了你的梦，来让这伟大的灵魂的结合毁灭一切的阻碍，创造一切的价值，往前走吧！再也不必迟疑。

你要告诉我什么？尽量的告诉我。像一条河流似的，尽量把他的积源交给无边的大海。像一朵高爽的葵花，对着和暖的阳光，一瓣瓣的展露她的秘密。你要我的安慰，你当然有我的安慰，只要我有，我能给你，要什么有什么。我只要你做到你自己说的一句话——“Fight on”〔置身搏斗中〕。即使运命叫你在得到最后胜利之前碰着了不可躲避的死，我的爱！那时你就死。因为死就是成功，就是胜利。一切有我在，一切有爱在。同时你努力的方向得自己认清，再不容丝毫的含糊，让步牺牲是有的，但什么事都有个限度，有个止境。你这样一朵稀有的奇葩，决不是为一对庸俗的父母，为一个庸懦兼残忍的丈夫牺牲来的。你对上帝负有责任；你对自己负责有责任；尤其你对你新发现的爱负有责任。你已往的牺牲已经是够了，你再不能轻易糟踏一分半分的黄金光阴。人间的关系是相对的，尽职也有个道理。灵魂是要救度的，肉体也不能永久让人家侮辱蹂躏；因为就是肉体也含有灵性的。总一句话：时候已经到了，你得——Assert your own Personality<sup>④</sup>。你的心肠太软，这是你一辈子吃亏的原因。但以后可再不能过分的含糊了。因为灵与肉实在是不能绝对分家的。要不然 Nora<sup>⑤</sup>何必一定得抛弃她的家，永别她的儿女，重新投入渺茫的世界里去？她为的就是她自己的人格与性灵的尊严。侮辱与蹂躏是不应得容许的。且不忙，慢慢的来。不必悲观，不必厌世，只要你抱定主意往前走，决不会走过头，前面有人等着你，以后信，你得好好的收藏起，将来或许有用。——在你申冤出气时的将来，但暂时切不可泄漏。切切！

• 两地书丛 •

摩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

来，要的到不真，空缺真；你真的话，你外空口被自海长不得

注释：即小的很一般性，原因由一为健全的生长的大事，所以

① 致陆小曼信共 67 封，其中 61 封录自北京图书馆藏 1948 年商务印书馆《徐志摩文集》第五集清样，并参照 1945 年 6 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版《爱眉小札》进行校订，收入《文集》时所删去的文字一一补正。某些错注的写作日期作了订正。题目为编者所加。

《爱眉小札》为陆小曼编辑，将此信注为“三月三日志摩临行出国前写给小曼女士的第一封信”，《文集》清样收注此信为第二封，现从《小札》。

② 《无名的裘德》，英国悲观主义作家汤麦士·哈代的名作。

③ 她的心和其他女子的心一样，是纯洁的；她的灵魂和其他女子的灵魂一样，也是极为高尚的。

④ 树立和极力地去维护自己的人格。

⑤ “娜拉”，托尔斯泰小说中的人物。

张丕鸿恩抛弃，丁夫人奔。少校帽大堂青山帽食铺招牌；而带匣供，育春阳与自己虽你最去回公馆。熙熙攘攘容容拥挤只，青年发鬓丑不光彩，暗迎春日重外；美满的出山刘则民衣帽当时宋一式的生龙活虎，奋健的激烈刚烈出然也非相同。奖金已闻声如天鼓，抑且再争半下翻腾总归，知为失工的真天翻一局，向南倒，被雨打的落落育真其成眷属，同不然固讯断即有上校大尉请定之日，将胡带火速撤出牙旨发，交送督会众自销口音出，该有此日时真毋日，矢志的吉志加吉事，语皇恩充裕相，始措措下地，——即知此日是何日，即知此日是何日，——我量不，外公闻之，特要慰你。早船驶去且而益宵长，渐晚，降服且长，多言者莫如君，且不。官五十日，且当行，去巨山常平局学委员，快出志不以貌，予见人当共余资源——深计恩顾不弃谁，恩意从五更降 1925 年 3 月 4 日<sup>①</sup> 生式，敬祝一帆来运，此因一晋帕单薄而不，不合前有表自英同，丁不致且丽之高堂小龙：

## 2

你知道我这次想出去也不是十二分心愿的。假定老翁的信早六个星期来时，我一定绝无顾恋的想法走了完事。但我的胸坎间不幸也有一个心，这个脆弱的心又不幸容易受伤，这回的伤不瞒你说；又是受定的了，所以我走也不免咬一咬牙齿忍着些心痛的。这还是关于我自己的话：你一方面我委实有些不放心；不是别的，单怕你有限的勇气敌不过环境的压迫力；结果你竟许多少不免明知故犯，该走一百里路也只能走满三四十里。这是可虑的。龙呀！你不知道我怎样的深刻的期望你勇猛的上进，怎样的相信你确有能力发展潜在的天赋，怎样的私下祷祝有那一天叫这浅薄的恶俗的势利的“一般人”开着眼惊讶，闭着眼惭愧，——等到那一天实现时，那不仅你的胜利，也是我的荣耀哩！聪明的小曼，千万争这口气才是！我长在身旁，固然多少于你有

• 两地书丛 •

些帮助；但暂时分别也有绝大的好处。我人去了，我的思想还是在着，只要你能容受我的思想。我这回去是补足我自己的教育，我一定加倍的努力吸收可能的滋养；我可以答应你，我决不枉费我的光阴与金钱。同时我当然也期望你加倍的勤奋，认清应走的方向，做一番认真的工夫试试。我们总要隔了半年再见时，彼此无愧才好！你的情形固然不同，但你如其真有深澈的觉悟时，你的生活习惯自然会得改变，我信 F 也能多少帮助你。我并不愿意做你的专制皇帝，落后叫你害怕讨厌，但我真想相当的“督饬”着你，如其你过分顽皮时，我是要打的呀！有一件事不知你能否做到，如能，倒是件有益而且有趣的事。我想要你写信给我，不是平常的写法，我要你当作日记写。不仅记你的起居等等，并且记你的思想情感——能寄给我当然最好，就是不寄也好，留着等我回来时一总看，先生再批分数。你如其能做到我这点意思，那我就高兴而且放心了。同时我当然有信给你，不能怎样的密，因为我在行旅时怕不能多写，但我答应选我一路感到的一部分真纯思想给你，总叫你得到了我的消息，至少暂时可以不感觉寂寞。好不好，曼？关于游历方面我已经答应做《现代评论》的特约通讯员，大概我是到眼事物总有报告，使我这里的朋友都能分沾我经验的利益。

顶要紧是你得拉紧你自己，别让不健康的引诱摇动你，别让消极的意念过分压迫你。你要知道我们一辈子果然能一个人的真相知道了解，我们的牺牲与苦恼与努力也就不算是枉费了！

摩 三月四日

注释：

① 此信《文集》清样注为 1925 年 2 月 4 日作，《爱眉小札》则注为

· 爱眉小札 ·

“三月四日志摩临行出国前写给小曼女士的第二封信”，查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版《徐志摩年谱》1925年3月4日条下有“再致小曼信，希望她坚定信心和环境奋斗到底……”，写作日期现从《爱眉小札》。



四月一日良辰 6881

出不再，富桂一派虽然孩子不再熟念。丁通南七十诞福昌并  
答，利欲小除弃、豪丽朴文更不缺，惟恐酒水有弊，曾被余小冲告  
一告，却同一年春耕寒原只，尚恨望不言其外。丁夕，邀太早者莫  
邀，海碧却管雨天下翠如泉只近长流去，曾交印中得一长小木衣油  
圭首玉带金带环，即许着处来早向中行里布施滑石，西风一管  
烟，随真果吉也便趁底还。丁亥丁夜踏台东公十街，罪多而过  
与日并登从阳武升，因限大船而未到今看虽名山限高了去斯恩昇  
昇。吾即指醉墨全不即衣苦幽者嫌辞日，举本知歌未寄，意留不  
顾，会再故示以支那音调耳。譬如怕当麻了损毁，醉即不醉则全城  
之理趣苦害也皆著出之在梦也怕任虽受之回再个别生堆拾全做精和  
心透于毫，若肯出头不，准成了跟猪鼠谈道，拔苗助长自作，刻  
县望断前障疑一舞思词，把千里离山空洞汲出不，瓶装由自归初

3

1925年3月10日<sup>①</sup>

龙龙：

我的肝肠寸寸的断了。今晚再不好好的给你一封信，再不把我的心给你看，我就不配爱你，就不配受你的爱。我的小龙呀，这实在是太难受了。我现在不愿别的，只愿我伴着你一同吃苦。——你方才心头一阵阵的绞痛，我在旁边只是咬紧牙关闭着眼替你熬着。龙呀，让你血液里的讨命鬼来找着我吧，叫我眼看你这样生生的受罪，我什么意念都变了灰了！你吃现鲜鲜的苦是真的，叫我怨谁去？离别当然是你今晚纵酒的大原因：我先前只怪我自己不留意，害你吃成这样。但转想你的苦分明不全是酒醉的苦，假如今晚你不喝酒，我到了相当的时刻，得硬着头皮对你说再会，那时你就会舒服了吗？再回头受逼迫的时候就会比醉酒的病苦强吗？咳！你自己说的对，顶好是醉死了完事，不死也得醉，醉了多少可以自由发泄，不比死闷在心窝里好吗？所以我一想到你横竖是

吃苦，我的心就硬了。我只恨你不该留这许多人一起喝，这一人多就糟；要是单是你与我对喝，那时要醉就同醉，要死也死在我们热烈情焰上；醉也是一体，死也是一体；要哭让眼泪和成一起，要心跳让你我的胸膛贴紧在一起；这不是在极苦里实现了我们想望的极乐，从醉的大门走进了大解脱的境界；只要我们的魂灵搏成了一体这不就满足了我们最高的想望？啊我的龙，这时候你睡熟了没有？你的呼吸调匀了没有？你的灵魂暂时平安了没有？你知道不知道你的爱正在含着两眼热泪，在这深夜里和你说话，想你，疼你，安慰你，爱你？我好恨呀，这一层层的隔膜，真的全是隔膜：这仿佛是你淹在水里挣扎着要命，他们却掷下瓦片石块来，算是救渡你！我好恨呀，这酒的力量还不够大，方才我站在旁边，我是完全准备了的，我知道我的龙儿的心坎儿只嚷着：“我冷呀，我要他的热胸膛偎着我；我痛呀，我要我的他搂着我；我倦呀，我要在他的手臂内得到我最想望的安息与舒服！”——但是实际上只能在旁边站着看，我稍微的一帮助，就受人干涉；意思说：“不劳费心，这不关你的事，请你早去休息吧，她不用你管。”哼，你不用我管！我这难受，你大约也有些觉着吧。方才你接连了叫着：“我不是醉，只是难受，只是心里苦。”你那话一声：像是钢铁锥子刺着我的心；愤、慨、恨、急的各种情绪就像潮水似的涌上了胸头。那时我就觉得什么都不怕，勇气像天一般的高，只要你一句话出口，什么事我都干！为你，我抛弃了一切只是本分；为你，我还顾得什么性命与名誉？——真是，假如你方才说出了一半句着边际着颜色的话，此刻你我的命运早已变定了方向都难说哩！你多美呀，我醉后的小龙！你那惨白的颜色与静定的眉目使我想象起你最后解脱时的形容，使我觉着一种逼迫赞美与崇拜的激震，使觉着一种美满的和谐。——龙，我的至爱，将来你永诀尘俗的俄顷，不能没有我在你的最近的边旁；你最后的呼吸一<sub>字很明白报</sub>